



市井烟火

残疾修鞋人的幸福人生

□向墅平

某天逛街，在街边一棵树下，瞧见一个地摊，兼做修鞋和擦皮鞋，围了好几个顾客，生意还不错。摊主是个精瘦的中年汉子，缺了一条腿。汉子脸上始终漾着笑意；一边和身边顾客说着话，一边熟练地操作着。

过了一会，轮到我了。我坐到了他对面的竹凳上。他麻利地捞起我的裤脚，往皮鞋内两边插进两片塑料护住我的袜子；然后，用湿帕子三下两下擦去鞋面上的灰渍；再挤牙膏一般，抹上鞋油；又拿干布巾来回擦，细细地擦，直至油光锃亮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我一直盯着他手上的动作，看得出神——像欣赏一场艺术与技术糅合的表演。

我很满意，递给他一张10元钞票。他接过去，要找零钱。我笑笑说：“师傅，不用找啦。”“对每位顾客，我都只收2元，你不必多给钱的。”他语气坚决。在与我对视的目光里，我读出了一份不卑不亢的自尊……

那以后，我便常光临那里。一来二去，我们便熟了。老实说，起先一段时间，我依然是怀着点“慈悲心”，特意为照顾他生意而去的。

他很健谈，口才也好。我每次去总会与他神侃一阵。我们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有次，我毫不避讳地问他：“兄弟，你那只腿咋的呢？”他风轻云淡一笑：“二十岁那年，去外面打工，不慎出了点意外。”接着，他像讲故事一样，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手术截去一条腿后，他不能再去打工了。他没有在街上行乞谋生，而是向一位修鞋老师傅学艺。学成后，他便自个儿在这摆了地摊，一摆就是二十来年，寒暑坚持，直至今在。

“人嘛，只要手脚还能动，就得自己挣钱谋生啊。自古以来，就是这个理。何况，这个人人奋进的新时代，俺也不能落后啊。”他像是在为自己加油打气，朴实无华的话语里含有一番深意。“兄弟，你真棒。为你点赞——”我为他竖起大拇指。

聊天时，他手中的活儿一直没有停。我惊叹地看着他，如何用一双看似粗糙的巧手，将一双有点“残损”的旧皮鞋，修理成几近新鞋！不一会，主人来取鞋子，大为满意，硬要多塞给他几块钱。他依然婉拒。

更让我惊羡的，是他手机里的三口之家合影：神采奕奕的他，一左一右，紧偎着他美丽温柔的妻子和聪明可爱的儿子！他说，是妻子主动追求他的，在一家超市当营业员的他偏偏就爱上他这个摆地摊的残腿修鞋匠。儿子在一所国内重点大学读书，他则是一家人的凝聚力所在。

这条街上，有好几处鞋摊，但只有他生意最好。他手艺好，收费低，态度好。他健谈，和顾客谈天说地，给人很亲和的感觉。久而久之，除了长期稳定的老顾客，还来了很多新顾客，生意一直很红火。

后来，我依然常光顾他的地摊。我不再是出于怜悯之心，也不仅是因为他高超的修鞋技术，更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

他，以残缺之躯，却演绎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——靠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，以及一颗善于经营生活的匠心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万州武陵中学）

一幅帷帘、两张茶桌、几件锣鼓，复兴场的川剧打围鼓开演
鞋匠1米8 演祝英台惟妙惟肖

□陈猷国

戏迷的痴迷度不亚于追星族

玩友们最多的活动方式就是打围鼓（座唱，也叫打玩友）。他们通常在赶场天下午或晚上聚在茶馆打唱，也就是拼上两张茶桌，上盖一块红布，桌前支一副红绿黄相间的耳帐，上挂一幅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帷帘，桌面上摆几尊寿星或八仙之类的瓷像，显得戏味浓厚。一侧坐着鼓、锣、钹、镲等打击乐和胡琴唢呐等乐手，稍高位坐一司板鼓者，家乡人称鼓师，是整个打击乐的指挥。自古有七分锣鼓三分戏之说，特别是座唱。别小看这几件锣鼓，它能将戏中的喜怒哀乐以及风云雷雨的特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另一侧坐的是唱角，在铿锵有力、振奋人心的锣鼓声中，唱者通常是一只手端茶碗（早期无话筒），另一只手掌托着腮帮，微闭双眼，扯开喉咙，韵味十足地陶醉在戏角中。玩友们多是能打（锣鼓）能唱（戏）的全能者，打唱的剧目多为《夜奔》《五台会兄》《南阳关》《杀奢》《斩黄袍》等折子戏。

解放初期，复兴场打玩友的戏窝子在兴隆街中段的陈子和茶馆，茶馆前厅宽敞，中间上三步楼梯进入楼座，后面还有个吊脚小茶廊，总共可容20多张茶桌，是复兴场最大的茶馆。屋梁上悬挂一幅巨大的水墨画《喜鹊闹梅》，梅枝上几十只喜鹊栩栩如生，据说是出于本土画家贺瑞卿之笔，为茶馆平添浓郁的文化气氛。这里也是江湖艺人说评书、唱竹琴、打金钱板的地方。

随着咚咚咚咚的闹台锣鼓（乡民们戏称“唤狗锣”），戏迷们纷纷走进茶馆落座，每人泡杯盖碗茶，不一会茶座坐满，后来者只好站在门口蹭戏。戏迷们沉浸在唱腔婉转、锣鼓悦耳的艺术享受中，他们对川戏的痴迷度绝不亚于今天的追星粉丝。

围鼓往往打到深夜。散场后，陈子和老先生通常会甩给玩友们两三条香烟，算是酬劳，玩友们从不计较，自娱自乐就行了。围鼓已成家乡时尚，乡民们凡遇红白喜事，总要请玩友们去打一台，图个吉祥热闹。



玩友多是无固定收入的小商贩

家乡的玩友多由没有固定收入的小商贩组成。如乡民们公认的当家男旦李德荣，职业是替人纳鞋底的鞋匠，别看他近一米八的汉子，在川戏《访友》中，却把一个才貌双全、优雅多情的祝英台演得惟妙惟肖；在《斩黄袍》中扮演宋朝皇帝赵匡胤的刘学文，台上幽默风趣，赢得观众笑声不断，而台下则靠摆水果摊为生；在《五台会兄》中扮演杨五郎、被乡民誉称“罗花脸”的罗绍文，则是扛包子的搬运工；而在《放奎》中扮演陈蓉的刘子均，是排管站的退休职工，还是当地贺家拳的非遗传人；小有名气的锣鼓兄弟周盘卿、周应谦，都是杂货摊主；而当家鼓师谢志成则是附近村民。他们都是铁杆玩友，在一代代老玩友言传身教下，顶着家人“不务正业”的埋怨声聚在一起。没有一分钱的回报，没有名利可图，甚至常为演出服装、道具、场地等发愁。在那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，为家乡父老带来欢乐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除了打围鼓，玩友们还时常在惠民宫粉墨登场，在演出中不时有喷火、变脸等川戏绝技表演，深受乡民追捧。玩友们除了在本场镇演出，还经常到周边的悦来、江北煤矿等地交流演出。当地的戏迷甚至把玩友当明星，并尊称为“某老师”。还有一些平时老实巴交的乡民，因斜披一件红黄相间的腰鼓服、头扎一条红布巾、在戏台上走两圈“8字形”台步、吼一声“呼哦”的吼班（龙套），而自信爆棚，走在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。

曾是家乡父老的“精神牙祭”

每逢传统节日，一些在外地工作的老玩友返乡，总要聚在一起打围鼓过戏瘾。笔者么爸陈培根就是一名老戏骨，每次从铜梁回来，第一时间必定是赶到茶馆打围鼓过戏瘾。记得一次在惠民宫演唱《南阳关》，么爸饰演武生伍云召，出场前一声马门腔，“恨杨广斩忠良，馋臣当道啊！”赢得台下片喝彩声，那俊美的扮相和高亢的唱腔，获得掌声不断，深受家乡戏迷和玩友们尊重。还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冉孟雄，不但戏唱得好，一把京胡也拉得出神入化，韵味十足，每次返乡必定要为家乡玩友助兴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家乡的川戏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玩友，古镇成立了川戏玩友会，还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业余川剧队，常在本场镇和周边乡镇演出。在物资和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，家乡父老甚至把川戏当成“精神牙祭”。可以说，笔者就是看着川戏玩友的表演长大的。

随着电视和网络科技的发展，专业川剧团体开始举步维艰，家乡的川戏玩友与戏迷逐年减少，如今很难再听到家乡那亲切、热闹的川剧锣鼓了。

（作者系成都铁路局退休干部）



川剧（家乡人称“川戏”），以表演典雅隽永、语言生动、幽默风趣，及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深受家乡人喜爱。笔者老家所在的重庆市北碚区复兴古镇（也叫复兴场），多年来活跃着一群酷爱川戏的玩友（业余爱好者），他们的戏艺谈不上精湛，更无名角撑场，服装道具也是多年流传下来或自己制作的，很简陋，但玩友们以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幽默的语言艺术，为劳作疲惫的乡民解乏，在无电视手机的年代，成为家乡父老最喜爱的娱乐活动。



后台的“音响师”们（资料图）